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10月31日
星期一思
想
光
华
文
字
魅
力

□ 美编：陈明丽
□ 编辑：向平

父亲给牛熬了一锅粥

「底层行走」

□张刚

父亲熬了一大锅粥，给自己盛了一大碗，给牛盛了一大桶。他在喝粥，牛也在喝粥。他看着牛喝粥，牛看着他喝粥。

现在，这头牛成了村里唯一一头下地耕田的老牛。

父亲跟在它的身后，慢吞吞在田间的小路上来回，要么披着露水，要么赶着夕阳。或者架在犁沟里，把一片土地犁得蓬松柔软；或驾在车辕里，拉一车粪上坡，它弓起了身子，努力拉车，父亲也弓起腰背，努力拉车。老牛和父亲弓起的腰背，成为两个山头的模样。

村庄在山脚下，整座山就是村里的庄稼地。偌大的山上，只有这一头老牛在耕地，其他人都是机械化的悬耕机、机械犁了。邻家地里，柴油机在山头上轰轰地响，又快又好。父亲和他的老牛，还是慢慢地一圈圈一趟趟地在垄沟里来回。

离家最远的一片耕地，有五里路，步行前往得半个多小时。上山耕地时还得拉一车土肥，老牛在前拉车，父亲在车辕里把握方向。老牛识路，在岔路口，不同的方向通向不同的地块，老牛要走到不同的方向，父亲喊一声，这边！老牛就又侧转身子走向另一边，朝另一块地儿走去。

梯田最难耕的是地埂处，牲口都有“恐高症”，不敢到地埂边去，耕不到边，农民伯伯还得用铁锹挖。老牛不光听话，还胆大心细，每一块耕地的边角角它都能走过去，没一点儿遗漏。比机器还好使，父亲说。

每当乡邻们驾驶悬耕机突突地在地里来回，并劝父亲把牛也卖了，换个效率更高、更省心的机器时，父亲说，我老了，把不住机器了，还是老牛好使。说着停下脚步，歇一歇。

停个半分钟，牛自己又走起来了。牛走，父亲也走；牛累了，停下，父亲也停下。父亲走，牛也走；父亲累了，停下，牛也停下。

老牛这十几年来就陪着父亲，耕地、拉车，干所有它能干的活。父亲的身子日渐佝偻，面容日益苍老，老牛的脚步日渐沉重。

照顾一头牛的饮食，和照顾一个孩子差不多，甚至还要细心。

除了草料之外，父亲每天还要给牛熬一大锅粥，有些剩饭剩菜也给熬进去。但自己拿不准的乱七八糟的菜，是绝不能给牛吃的。一年四季，牛总是能喝上热乎乎的汤粥。牛喝粥的牛桶，父亲吃面条的大碗，是家里两个重要的饮食器皿。

母亲说：比当年拉扯你们几个孩子还细心。

村里人都劝他把牛卖了。因为这一年，可怕的牛瘟来了。

对农民来说，牛瘟真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病。这一年从南向北，一个村一个村地传了过来。村里人劝父亲，趁老牛还没遭瘟之前赶紧卖了吧，还能卖几个钱；要是遭了瘟，那可就一分钱也得不到啦。

有农民家的牛死去了，死去后在荒地里挖个深坑埋了。当牛瘟传到邻村的时候，父亲的担心一日紧似一日，他把牛关在圈里不让出来，用床单把圈门封起来，唯恐那牛瘟的气息钻进去。

然而，牛瘟还是钻了进来。小牛犊子才三个月，身子骨还嫩，到底还是没能抵抗住，出现了状况，蔫头耷脑，水米不进，最终夭折。

老牛也病恹恹地卧在圈里不起身。父亲请来兽医，兽医说也不知道能不能治好，还是给吃上药吧，能不能顶住就不好

说了。那几天父亲日夜不眠地侍候着它，给它喝热水、热粥，还给它灌浆水解毒。

几天后的一个早晨，父亲去牛圈里，看到它站了起来——老牛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。几年后每当父亲给我们讲这个情节时，声音总是激动得发抖。老牛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员，顶住了病毒的折磨，仍然健在。

牛作为家庭的一员，它除了耕地拉车，还努力生儿育女。这十几年时间里，总共生了8头小牛，除了那头因意外遭瘟染病夭折之外，其他7头，都健壮欢实，讨人喜欢。

每头小牛犊养到快一岁的时候就卖掉了。每次卖掉小牛，老牛就要在圈里哐哐地哭好几天。它日夜不停地哭，那是一个母亲因自己的孩子被剥夺而伤心得痛彻肝肠。

每到老牛要生育的那几天，父亲半夜里要起身好几次，去牛棚里盯着，怕出意外。每次小牛都平平安安地落地。今年春天，老牛又生了一头小牛，是一头雪花额头的小黄牛，一双大眸子清亮闪光，四蹄健壮。只要一放出牛圈，就在柴院里欢腾，蹄子能尥上天。

今年暑假回家时，看到这头健壮活泼的小牛，非常惹人喜爱。父亲说，生下来要是母牛，就卖老牛，要是公牛，就卖牛犊。

结果生下来的是头公牛。

前几天，给家里打电话，母亲略带伤心地说，小牛犊卖了，老牛又哭了，哭了好几天。

父亲舍不得卖掉老牛，尽管老牛很老很老了。在家里生活了十几年，现在老牛只认父亲，陌生人一走近它就打响鼻。喂养它的任务就落在年近八十岁的老父亲身上。父亲仍然赶着它，春耕秋播。

今年的小牛犊卖了以后，父亲还抱着一丝希望，希望老牛明年能再生一头小牛。按年龄，这头牛得十四五岁了，它也进入晚年了。或许，那将是它给这个家生育的最后一头小牛了，它真的老到再无力生育了。

村里人都劝他，把牛卖了吧。

村里人劝他说：你这么大年纪了，四个娃娃把书都念成了，都是端公家饭碗的人了，不要丢娃娃的脸了。

父亲说，我赶牛的人不怕丢丑，他们怕啥？

我去三叔家串门聊天，还是聊父亲的牛，说很多亲戚在劝父亲把牛卖了。和村里其他人不同的是，三叔一瞪眼：“那是个宝贝，能卖吗？”

还真是亲兄弟。

我表哥表弟、村里伙伴，姐妹妹妹，都让我去劝父亲：“把牛卖了。”他们都说，你是长子，你父亲听你的，你劝他把老牛卖了吧，他啊这么大年纪了，别再种地了。

我也这样对父亲说，把牛卖了吧，别养了。

父亲哼了一声，说：“不卖，又不要你养。”

其实在我们心底，这牛我们都舍不得卖。虽然是年近八十岁的父亲一个人忙活喂养，但我们全家人都舍不得卖！有一头健壮硕大的家畜，两位老人的庄稼地是活的、是绿色的，院子是温暖的、镇定的、安稳的。

后来我也不劝父亲了，我们这些所谓的城里人的晚年，恐怕没有父亲这样能和一头老牛相伴的好福气。

我对朋友说，现在我的父亲活成了《活着》里晚年的富贵。富贵吃的那些苦，父亲都吃遍了，父亲也从没享过年轻时富贵那样的富。现在唯一比富贵幸运的是，父亲的家是完整的。

【窗下思潮】

相处舒服的背后是善良

□刘素萍

我经常遇见小区里一对八十多岁的老人，只要天气尚好，俩人就会在草坪旁，一个拉小提琴一个看报纸。我发出的第一个抖音，就是这对老夫妻温馨和谐的画面。有时候，我会停下来欣赏一会儿悠扬的琴声。久而久之，也了解到这对老人的人生故事。

老先生姓耿，退休前是一位军人，从事机械电子研究。他觉得研究工作太单调了，业余时间就跟着位战友学习小提琴，后来，又拜专业人员为师。

耿先生笑着对我说，老伴儿当年就是被他拉琴时的文艺范儿迷住，才决定嫁给他的。在一旁看报纸的老太太抬起头，对着老伴儿撇撇嘴，然后继续看她的报纸。

从结婚到儿子十五岁、女儿十三岁，他们两地分居了十六年。其间，耿先生的母亲瘫痪在床近十年，妻子上班边伺候婆婆，还要照顾两个孩子，她患急性阑尾炎住院都没告诉丈夫。看着丈夫的科研成果证书，她感觉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

丈夫也体贴妻子，每次探亲不仅包揽全部家务，还把有眼疾的岳母接过来住上一段时间。母亲去世后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随军，耿先生也把岳母接到身边赡养，直到老人去世。

耿先生认为婚姻也需要信仰，他说“想要婚姻关系长久且圆满，一定离不开夫妻双方互相尊重，彼此包容，夫妻相处舒服的关系背后一定是善良。”

是啊，能与相处舒服的人一路同行，实在是人生之大幸。而且，双向奔赴的关系才有意义，毕竟，一个人的付出，撑不起两个人的关系。

婚姻是这样，朋友相处也同样如此。

我与小艾是多年的好朋友。退休前，我与小艾单位之间偶有业务往来，她时常“公私兼顾”帮我解决工作中的一些问题。我决定退休时，告诉了小艾，她说：“以后，你单位的事情再也与我无关了。”我看着微信，心生感动。

小艾作为单位主要负责人，工作中干练果敢，雷厉风行，年终业务考核，都在全市系统内名列前茅。看似“女强人”的小艾，却有一颗柔软的心，与她在一起聊天、购物及旅游，感觉特别放松与舒服，毫无压抑之感。

退休后我来到武汉，但与小艾的“隔空对话”不曾间断。当我遇到困难时，小艾仍然会一如既往地帮助我。

有人说，朋友之间最好别借钱，谈钱容易伤感情，但我与小艾是个例外。刚来武汉时，我准备在此买套房子。当时，卖掉济南的房子后，房款还差五十多万。我与小艾聊起这事，她说可以借给我，但没百分之百的把握。

大约过了二十天，小艾让我把银行卡号发给她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小艾跑到银行贷的款。我说你就不怕我当“老赖”？她说不会的，我了解你。

由于小艾帮忙，我很快全款买了房子。第二年房价翻番，价格惊人，关键是房子也限购了。幸亏小艾帮忙，否则，我们至今还住在出租房里。

这事，我对小艾一直感激不尽。我对小艾说，你的情，我这辈子也还不清了。她说：“你对我的影响与帮助是无形的，我心里跟明镜似的。”

我曾经问过小艾，你这样为人处世“不设防”，不担心上当受骗吗？她说不会的，凡事有因果，世事有轮回。

有人说小艾与我模样长得有点像，穿衣风格也差不多，我倒觉得我俩的三观更像。也许这就是缘分吧，应了“你是谁，就会遇见谁”这句话。否则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俩也不会相处得这么舒服。

无论婚姻还是友情，和相处不累的人在一起，即便是静静地坐着不说话，心里也是舒坦的，而相处舒服的关系背后，一定是为对方着想的善良。